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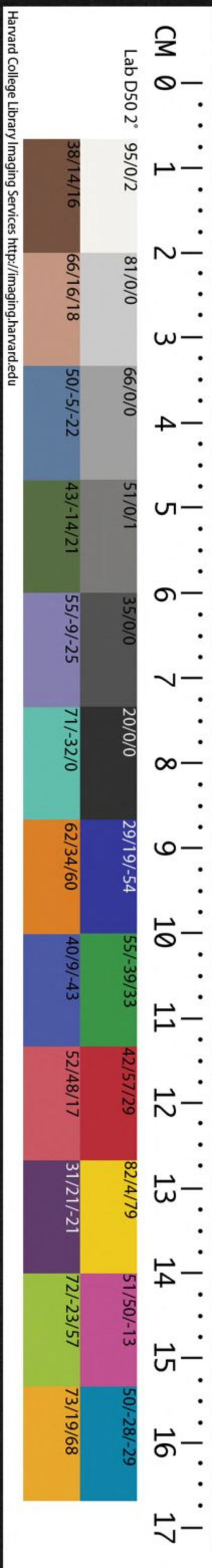
FEB 20 1957

T231/4282

4

楊慈湖先生易傳

四



馬曰巽

楊氏易傳卷之十六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著

明後學廬陵劉日升

校

豫章陳道亨

漳浦林汝詔

全校

豫章饒伸

巽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

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

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

以凶也

上坎水下巽有巽乎水而上水井之象井贍養潤澤之
功無窮而實寂然不動邑可改何爲乎莫之改也人心
卽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變化云爲養物惠民而心未
嘗動無喪無得或往或來巽水而一而所謂井者如故
也應酌無窮而所謂無體者則一也微泉汜至未淵未
深亦未緇井未有及物之功學未通達是爲汜至小有
知省雖異乎昏蒙而猶蔽猶阻通達未淵澄養已尚不
足難乎及物苟強以及物則有羸瓶之凶適足取敗蓋
人雖皆有道心而自知者寡自知則自信自信則自善
目正自神自明自無所不適此非告語之所及自知而

已矣人惟自見其過失之多而自莫之改也故不信
心之本善本正本神本明不知夫患生于妄意之興意
興則昏則亂一日覺之則吾未始或動未始有改未始
不備衆德神用四發如風雨之散潤如日月之代明如
四時之錯行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至於及物則有功水本在下今木上有之爲出而及
物之象卦辭旣言緇井巽而上大象又言木上有水皆
所以明及物之功何也疑其重複爲贅深惟聖人設教
厥有大旨學道之士徃徃索盡精微極之於寂然不動

又雖欲靜未必果靜雖欲不動未必果不動此萬古學道之通患不知夫道非動靜之可言尤非溺於沈寂者之可得道心神明通達無方變化無窮而亦未嘗或動如水鑑中之萬象是謂天下之至動天下之至動即天下之至賾不得乎變化之妙者非實得道者也故聖人屢言及物之功其旨在此君子勞民所以安養之也又勸之交相爲養養物之功於是乎無窮君子之勸相非後世之空言觀周官比閭鄰里之治如家人子弟則君子之勸相實有勸相之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與四兩陰不相應有不食無禽之象井泥不食汗下故也已德不清明致人不食此當求諸已至於舊則非汗下乃時舍之廢之禽尤去之而况人乎此則在時而不在我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中正非泥者而九五不應君不用之則二之所及者惟鮒而已鮒魚之至小者初六象之甕敝漏汲者之過非井之罪故曰無與也言無應不見用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

漂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上出則及物有功諸爻凡在下者皆有不能食不及物之象九三則陽剛有爲有力能漂治其內者也雖漂治而亦不見食爲我心惻者以九三不中非有道者徒彊力於善此類多有憂世太過怠於爲人之意以此反爲人所棄而不食然此亦吉士亦可汲有明王作並受其福言亦不棄也亦可用也求之爲言亦以明九三之過惻也求也其狀可見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三與四皆不中皆非有道者然三動四靜故三爲漂四爲甃甃雖未免乎脩比之漂則稍靜矣惟靜故不行惻不求王明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冽然無天無得寂然不動也食者及物也中正之道自不動自有及物之功非索之外者人心之所自有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者歛藏之義井卦之上其及物之功盛矣人以為散出也聖人特反而言之曰收所以明道也知散與收之無二則得其道矣又慮其或止於靜也故又曰勿幕勿

幕所以大開及物之功用明井道之大成也收與勿幕
言似異而實同似二而實一孔子又以有孚明此道有
孚者誠實也孔子又嘗言忠信爲大道又曰主忠信又
曰信以成之直心誠實何思何慮思慮微起則支則離
全体誠實自無放逸自不流自不陷於靜止自及物而
無窮如天地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施生之功無窮而
非思非爲是謂元吉夫井之上爻及其物之功而乃元
吉焉非大成熟能與此寒泉之食君子也元吉在上聖
人也故九五止於吉上六元吉也

離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

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
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兌澤之水與離火相息滅革之象也離爲中女兌爲少
女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女謂嫁曰歸則二女同居其志
終不相得亦革之象也天下之相革皆生於志之不同
湯桀之志不同故革武王紂之志不同故革凡變革人
情之所難革已乃信之盤庚之未遷人言聒聒已遷則
人始信之矣文明則事咸宜而說則人咸和而心服下
離明上兌說易象昭然大亨而不失正者有幾事變之

大徃徃不無差夫惟得易之道者動靜一致雖大亨而常正變革難於無悔所革得當其悔乃亡天地變革故四時成湯武革命卽天地之變革故順天應人彼不知道者當革之時駭於事變不然則遷於事情安知至大之道哉於變革之時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道不得聖人大矣哉之旨也三才一体動靜一体人情事變一体事變無窮卽四時之變通匪異匪同是謂道心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亦謂之神謂之道謂之大中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孫季和云澤中非有火之地今也有火之變也高岸爲谷爲陵物變有如此者季和之說深當其心澤中而有火其變也不知其幾年矣曆之差亦積累百年而後差志言黃帝巡日推策則已有曆矣而顓帝又有曆焉後又有夏曆商曆周曆魯曆漢興張蒼言顓帝曆此於六曆踈濶最爲微近遂用其曆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以四百九十九爲朔餘武帝時以顓帝曆後天造大初曆以八十一分爲日法以四十三爲朔餘而後天有甚於顓帝曆後爲四分曆後亦差諸曆莫精於唐之大衍曆大衍以三千四十分爲日法以一千六百一十三爲朔

餘而厥後復有後天之失諸曆迭爲改造實寫大衍曆之分其差如故蓋徒示更曆之狀而實用大衍之法自開元至熙寧三百五十年後天半月餘而諸曆未有能改者紹興統元曆雖以萬二百分爲日法以五千四百一十二爲朔餘其實亦寫大衍之分諸曆家雖知其當減朔餘而無法可減曩者清晨忽悟可減之法以百分折之其損其益無不如志天道不可窮盡可窮盡者非天道故曆當數以求合其中而天道終非法數之所能盡此天人之分而皆易之道也謂天人有二道亦非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位居下羨從乎上不當有所變革故曰鞏用黃牛之革黃中也牛順物也此革固不變之象中道柔順鞏固堅守不變此居下之道斷不可易者故曰不可以有爲也人心好動使之動則易使之靜則難不可爲云者所以成之止其放逸之意也初九中象而辭曰黃者明中道人皆有之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六二臣道体柔靜非首革者如堯以薦舜於天堯崩三年之喪畢舜猶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及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不得已乃踐天子位

是謂已日乃革之征吉無咎所行如此豈不可嘉尚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此爻辭有宜安不宜動之象九與三俱陽有陽動之象夫天下事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應豈可遽欲有所往乎故凶雖以貞正行之亦危厲九三純陽有正實之象三有三就之象可革之言三就於我民以孚信心服何必更往此當安以待之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君臣相信之深雖改命何害而人臣徃徃難之爻辭於是釋之曰悔亡有孚而改命吉也勿謂惧其有悔而不改也言不至於悔也信者心相信也未至於心相信則不可也四五皆陽實有誠信相孚之象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之有所變革豈淺智之士所能識哉大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使大人有一點利心焉安能致民心之信如此未占有孚信在事先此非權術而致之也大人之心天地也其心卽道故曰道心由心而變無非道者其變如虎其文炳然虎之生文天也自爾也大人之變天也亦自爾也未嘗置一點已意於其間也其發如風雲其威如雷霆未至

於此未可謂大人也未可謂虎變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之變不逮乎大人故曰豹變小人革面面雖順從其中未必服也異乎未占有孚矣此不可強而有加也往而求加焉則強其所不及將有所傷反致凶矣唯當居貞而無失其吉其文蔚然亦由中而發非勉強之可成虎則其文炳豹則其文蔚皆由中發不可求諸外不可強而取各有分量不可強而通也上六体柔而非大中故有不逮聖人之象

巽下

鼎元吉亨豕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

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之卦有鉉有耳有腹有足儼然有鼎之象下巽木生離火亨飪甚明聖人亨於鼎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享帝止曰亨而養聖賢曰大亨者上帝則一而群臣衆也斯豕坦然而學者徃徃又外求其指謂此乃取象當復有豕也意此大易之道所以至易至簡而人輒惑之者率類是也其曰鼎象者以卦象有儼然之形也繼曰以木巽火亨飪矣又曰亨以享帝又曰大亨以養聖賢

矣又何疑而疑其復有他指也若曰亨飪之事粗淺不足道疑非大易之道則是求道于事物之外索理於日用之外孔子何以曰一以貫之易大傳何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乾象何以曰品物流行孔子何以又曰庶物露生无非教也道在邇而求諸遠大易之妙不離目前而妄疑其有他腹耳足鉉自贖自妙不必於腹耳足鉉之外求象以木巽火自贖自妙不必於以木巽大之外索理亨以亨帝不可度思大亨養聖賢矧可射思不聞孔子之言哀樂乎哀樂豈不可見而孔子以為明目而視不可得而見也哀樂豈不可聞而孔子以為傾耳而聽不可得而聞也易大傳又曰微顯聞幽豈謂顯者特微之而幽者特聞之故顯即微幽即聞顯微幽聞皆名也吾未覩其為二也惟不知道而後求道於事物之外道與事物皆名吾未覩其為二也名即實實即名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思慮人以為不可无者而孔子以為无庸焉惟思慮動而後始昏始分裂始亂義也始不可告語矣學者斷不可索象於亨飪之外自巽而耳目聰明而下則為象象即事物事物即象巽而不忤於物耳目聰不蔽於物六五柔上行而得位得中道而一无倚應乎剛而得剛之中是象必見於卦象之中元吉之

道也亨之道也不異則招禍不聰明惑於聲色亂於是非不得位則雖備德何由而亨中者道也坤文言曰黃中通理通理所以明中之象中本虛名特无所倚之名道心人所自有有所倚則失之有所倚則偏黨為私為過徒柔不足以亨應乎剛剛德為助則亨矣体本柔雖應乎剛亦不可以大亨故曰元亨元者道之異名此所以元吉以道致吉言亨則吉在其中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草物者莫若鼎木上有火鼎草物矣湯武革命天實命

命既在位不可得而辭天命君子正位則君子惡得

不正位惟天命不可恃順乎天則其命凝不順乎天則其命又將去之不可得而凝矣是故君子不敢有一念之忘乎天兢兢業業無敢放逸無敢置人欲於其間一惟天道故能凝命書曰宅天命又曰及天基命定命又曰祈天永命觀鼎亦有正位凝命之象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方鼎之初未亨鈺也則顛趾而出否焉何害得妾猶顛趾也而以子焉從其貴也何咎天下之事其權有如此類可以通也初有鼎趾之象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奇畫而在中鼎有實也鼎中有實難於遷動慎所之也已委質事君已任其事不可二也不可遷也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則吉仇非我之所欲也使彼卽我而我違之彼將尤我彼有疾而自不至則無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象也

三居下卦之上亦有耳象而不虛中以受鉉其象革矣革者失耳之象也失耳之象無他其行塞固而不通故雖有雉膏之美不見食焉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可謂不虛中而受鉉固塞而不通者三剛實而不虛不應乎上九有不食之象然賢者人之所慕終當有遇方兩言今未兩後當有際遇之理但有不足之悔爾故曰虧悔言三雖善而固塞有此未全然終於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雖陽壯四實陰柔居大臣之位是許國以大臣之事業也而實則不稱折足覆餗失許國之信矣孔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九四下應初六

陰小之趾有折足履鍊之象其形渥備言折趾之狀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正當耳象而得中故曰黃耳黃中也黃中通理則
中者道之異名也夫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得此道則
無所不通無所不利失此道則無所能通無所能利六
五得中矣何患不能舉鼎哉故又曰金鉉金鉉則力足
以舉之不必以九二爲鉉象辭未嘗及九二也得道者
雖無所不通而無所不通者其間或至失正則犹非道
之全故曰利貞貞正也曰中正于以驗得道之全然中
正非二道人心卽道道無我中虛無所倚無所倚故有
中之名自然出於正故有貞之名故象止言中以爲
不復言正于以明中正之非二也夫天下至實而不可
易者中而已矣中乃虛名亦無体狀或謂之正或謂之
道或謂之易或謂之神或謂之天一也舉三才萬物萬
事萬理皆此而已矣安得而易之其實爲至一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正當鉉象王者温潤之物玉鉉則剛柔節而和九
爲剛上交當六爲柔夫天下事偏剛不可偏柔亦不可
剛柔和則中中則事無不舉矣故大吉無不利此象與
六五同此爻則因玉鉉而發彖夫道一而已矣六十四

卦皆此道三百八十四爻皆此道何獨六五哉

震上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豕

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

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有動豕亦有恐懼豕他卦之有震者曰動惟此重震

之卦言震懼亦猶離於他卦言明於本卦言麗易書固

欲備衆豕曰動曰恐懼皆震也皆易之道也方震懼之

時非亨也而有亨之道焉慢易則放肆震懼則收斂故

曰震來虩虩恐之狀也放肆致禍恐懼致福笑言啞啞

後來致福有準則之可驗也堯舜之言多咨憂禹曰克

艱益曰儆戒臯陶曰兢兢卒之堯有乃神武之德

罪而天下咸服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道德之威又

何止於震驚百里而已百里姑因震雷之象明主器長

子之道故止言百里至於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

主不喪匕鬯則其体又大矣体有大小聽威則一或者

以猛厲為威是襲亡秦之故轍安能不喪匕鬯匕以登

鼎實鬯以通神明祭之始禮也長子主鼎器故言匕為

宜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卦辭已言恐懼之道此復言之者人心多忽易能恐懼

循省者寡故諄諄誨之也然學惟知恐懼脩省學者之事爾易道精微廣大徃徃不於是乎在持是見者不惟不知易道亦不識恐懼循省何以明之天下無二道悟恐懼脩省卽何思何慮之妙則無所不通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卦辭已詳言之矣此復用其辭何也人之知所懼者幾何人哉雖堯舜之聖而後咨憂禹臯陶益言於唐虞之時而猶曰克艱曰兢兢曰勦戒然則惟聖智而後知所懼者誠鮮其人矣孔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然則知所懼者誠鮮其八矣此聖人所以復用卦辭於此爻覲人之少省也况筮者於爻辭啓告爲切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來則過初九之剛億而安焉則亦以乘初九之剛而不可安處故億喪貝徃而躋于九陵九陵六五之象也雖今未應不可爲得至於歷六爻七日一卦變則時當得矣勿用逐也避難曲折有如此者昔大王旣不可禦狄不可安處去而邑于岐山之下而他日興周焉此

象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蘇蘇恐懼失則精神潰喪之狀聖賢未嘗不恐懼而亦未嘗蘇蘇蘇蘇之懼非道也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而蘇蘇然處此位者不當爾也孔子曰古之有天下者必聖人則公侯當大賢大夫士當次賢居三公之位者必賢不當有此蘇蘇也故曰位不當也若震恐而行不居此位則無眚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恐而遂至於沉泥雖稍異於蘇蘇而不得其道則均九四頗剛強而四陰柔似剛而終於懾懦陷於二陰之中遂有泥象震之遂泥者不可謂光若孔子臨事而懼如日月之光雖有照用而無所思為心不動此惟道心內明者自覺自信光之一言所以明道也

行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正其事任中大无喪也

二五之乘剛同而二不可億五則宜億者直君位得中又六與五剛柔全德無乘剛之畏故異乎六二故六五有億安之象因億安之象明中道之義不明避難之義夫人心未始不中惟因物有遷意有所倚有所倚則不

可謂中意在於此則倚於此意在於彼則倚於彼意在
於此則來意在於彼則往意慮紛紛若此故昏亂故偏
黨而人之道心始失而事大喪矣故此以往來爲危厲
但安焉則吾心自無所倚自無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
危行也行則危矣微動則意有所倚而失中矣六五之
事自在乎中但勿他求勿動意堯安安禹安止豈有在
乎中道之中而尚有所喪也哉曰大無喪斷斷之辭也
舉天地之間皆此亨也天下無二也此惟能安者自信
自知其憧憧往來者雖提耳而誨之如水投石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
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矍矍驚懼之甚懼而至於驚則亂矣如此而往安
得不凶然上六之懼因鄰而懼不以躬而懼九四迫於
六五故有于鄰之象未至於上六故有不於其躬之象
畏鄰而戒則爲無咎若難及躬而始懼又驚喪失道則
凶之道也上六雖以畏鄰戒而無咎而索索者必未得
中道矣違道者必有所失六三婚媾也而不應而有言
此亦見上六失道

此亦以土六火也

中直矣故其言必內而外

肉之也此土六推以火勝水而無谷而索索之必不

身液而液則必其必若其變以讓而故其又驚其夫能

六三對休于水之象不至於土六也其不效

其亦自然土六之則其液而身不效也

此言象曰索索中未歸也推而後其言其液而身不效也

楊氏易傳卷之十七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著

明後學廬陵劉日升校

豫章陳道亨校

漳浦林汝詔校

豫章饒伸全校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曰艮

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

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无咎也

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爲光明而後爲得易之道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在乎前不在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鼻口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艮惟此爲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強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自是無思無爲如水鑑如日月光明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而不流於色也耳雖聽而不流於聲也作用如此雖謂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實無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無所也無止也非所有而無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本無止本無所今日止其所者姑爲之言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此類也使我則有所矣不獲其身雖形體猶不獲也非實有形體而強不獲也形體自非有無之所不可言也夫

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爲道而有形者非道豈獨無形者爲妙而有形者不妙邪未始不一人自不一故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正人物交際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人不可以有無論本無所見也見則意動而遷矣非止也天地之變化豈有所動哉日月之靡所不照豈有所見哉三才一也動靜一也有無一也故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之言止於此而不復詳其所以然者正以非有無動靜思爲之可言而無所容其言也子擊磬於衛所警告於人者也昭昭明明而不可復言也凡孔子之所已言者則又曰予欲無言則言非孔子之所欲也以爲言非夫子之所欲而又曰繫辭焉以盡其言則言又可盡又非所不欲然則道豈有無動靜可否之所可論哉道豈有無動靜可否之所不可論哉光明者言有亦可言無亦可言動靜亦可言可否亦不可曰上下敵應不相與者以是卦上下皆敵初與四皆陰二與五皆陰三與上皆陽非相與之象

也既曰敵矣何以言應非謂截然不與物應也雖應而不動也猶未嘗相與也如水鑑中之萬象交錯紛然而水鑑未嘗有交錯紛然也如此則無咎苟惟不然則意起而私物我裂而怨咎交作矣此道昭然必取上下敵應不相與之象者昏蔽者多必疑必駭故必指象以爲証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抱關自有抱關之位君子所思不出抱關乘田自有乘田之位君子所思不出乘田大舜耕於歷山則安乎歷山及其爲天子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則又安于南面子思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以至於我自有我之位彼自有彼之位今有人犯之則忿然怒曰彼何得而犯我是思出其位也彼自出而犯我我安可復出位而怒之已

有善有能彼不我知自彼之失職我何與焉而悶悶自不安其位焉得之有是位也大矣天地範圍其中萬物發育其中無畔無際當清常明思輒失之非果無思也慈愛恭敬應酬交錯變化云爲如四時寒暑未嘗不寂然苟微起思焉卽爲出位卽失艮之道矣艮之道卽易之道卦於此及以示人耳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艮諸爻取身為象以人情所以好動而不能靜止者由有已也初六最下為趾欲行也而居位下未可行也初六能止之故無咎行則失正矣今止之則未至於失正也然人心易放止不行雖為真正未必能久也故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隨上而動者也上止而不見拯不得不隨而動故心不快象曰未退聽者言其心未之休止未肯退聽也誠

能退休而遂止一聽天命之如何則其行天也其止亦天也皆天而不以人為參焉則不失其本有之天性矣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下之限也身雖有上下之限而氣血未嘗不通和今九三失中截然固塞艮止不復通和如裂其夤夤齊也不可裂也裂則為厲薰其心矣言其心之病也象又曰危薰心者再言其心之病當反求諸心不可求諸外也此爻乃固塞不通執艮止之迹失艮止之道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孔子曰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今九三艮其上下之限而不用其情不可行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千愆萬繆皆起於身能止其身如絲而理其總如火而沃其薪截然寂然本無可言本無所始身氣血爾氣血何所思氣血之中亦何所有聖人於是不言心而言身於以見心乃虛名本無所有苟言心則人以心爲實有立我立私禍本益固故聖人於此不言心於咸之四亦不言心象曰止諸躬也亦初無義理可言申言之而已正而已無可復言者聖人之教人何其直而無隱何其直而無盡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以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當身之上有輔頰之象艮其輔謹其言則言有序不妄發矣用艮於輔未能不動於意念則不能無悔謀諸心則悔亦亡矣不復放逸於外矣然輔頰亦未易於艮止亦以其中正也故能止之不然則如制驛馬如遏決川安得而止之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敦有厚義又有不動義書曰惟民生厚其因本厚而不動之則其厚固自若也人之德性固未始或動也中庸曰大德敦化言不動而自化也復曰敦復不動而自復也臨曰敦臨雖臨乎人而不動也是其不動非彊爲是

楊氏易傳 卷之二十七 五

楊氏易傳 卷之二十七

六

不動也人之德性自不動也德性亦曰道心道心卽意念不動之心曰以厚終也者人性本厚因物有遷今不遷動則不失其厚如初矣厚者不薄之稱爾非有實狀也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

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之所以名卦者山上有木也下艮山上巽木木在山下則其長也速木在山上則其長也漸而彖不及之者於漸進之義非所切也故徑以漸進之義釋女歸之象

納采問名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女至以禮而進也天下之事皆然其進也貴乎漸士進而事君不以漸則踈則近利則不正如女之歸則吉進得位而後可以有功此位剛得中之位也君體剛而又中天下而立而後可以大有爲可以有功若夫人臣雖進皆不足以言位人臣之位皆君之所命人臣之功亦君之所用使君不用之臣何能爲故臣之功皆君之功也臣無功臣之位皆君之位也臣無位故此慮斯義之未白繼曰其位剛得中也明乎非人臣之位也人臣而必欲成功業於天下者皆妄也不明斯義則懷必欲致功業之意於曾中終妄

作而已矣舜禹之進也以正故可以正邦彼莽操亦有繼迹往古之意豈有暴取而可以正邦者乎人心不可以彊而服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湯武不爲也故邦可正也唐太宗假竊義兵之名以欺天下後世而奸利之穢不可掩也雖力假仁義以朽糞戒人心終不可彊之使化也故太宗頗有治迹而無治化此所謂正邦者人心正也非徒飾其迹而已也止而巽動不窮者復發明乎漸進之道止者寂然不動也巽隨時順理不汲汲然也止非彊止未始不止道心無體本無可動變化進退巽動無窮雖動猶不動也不動者其動無窮以斯而進所以能漸歟以斯道而進所以能正歟

象曰山上有水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長以漸於彖已言之風俗不可以遽而善也其化也有漸俗不自化視上之德君子久居賢德則俗斯漸化而善矣不曰聖德者聖德之所化爲速孔子爲三月而俗已化故止曰賢德然商之頑民周公亦不能遽化天下固自有習固難化者又不可一槩論

初六鴻漸於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進欲其知時故鴻爲象進欲其漸故以於磐陸木陵爲

象有道則漸進無道則急於進漸鴻於干君子之漸進也彼小子不知君子之心惡其遲遲以為不亟從也厲而有言然君子之心初無他輿論之所服也何咎故曰小子之厲義無咎也言六四雖居上實小子也不知君子之心四與初二陰無相應之象故有厲有言之象干水涯也

六二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稍進於初矣故漸於磐然位猶在下六二無求進之意飲食衎衎和樂安暇若將終身焉故吉人情大抵好進惟有道者不然飲食衎衎疑於不事事而素飽故

象釋人之疑曰不素飽也

九三鴻漸於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爾雅高平曰陸又進於磐矣夫征不復上九不應離羣醜也上與三乃其醜類婦孕不育九三失其所以為婦也三不中有失道之象故凶利禦寇非其正也非正者足以害我故曰寇利於禦之慮二之失道或親於寇而不能禦也故教之能禦寇則我不失於正順則夫婦可以相保矣

六四鴻漸於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木則又進於陸矣木非鴻之所居或得其楠則安則無咎木有橫向者爲楠象似安平可居其所以得楠者順巽故也順巽則不貪進不忤物一無已私惟有道則然六與四俱柔又入巽卦有順巽之象榱亦曰楠古以大者爲檻爲棟以楠爲榱故榱亦名楠

九五鴻漸於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爾雅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則愈高矣故阜高陵又高於阜以序而觀則陵高於木夫婦六三之象六二之進也漸又九三阻之故有不孕之象然六二之不孕異乎九三之不育九三不中六二中正終不與不正合故九三終莫之勝二五正應邪不可以干正中正者卒得所願天地鬼神之所共與人心之所同歸也安得不吉

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又在九五之上若不可言陸而曰陸者上九之應在三三爲六上居巽體之上故降而從陸歟退巽如此故其羽可以爲人之儀則其曰不可亂者人心爲進退得失所亂則貪進不克退巽能退者必其心不爲進退

得失所亂者近世安定胡公以陸爲遠晦菴謂是卦諸
爻皆協韻於協韻則宜但重於改舊而不改義亦通未
敢遽從姑存是說未敢遽從姑存是說者易之道也苟
以爲易之道未必在是者是人爲事所亂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無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
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
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兌以少女居內震以長男居外有歸妹之象焉歸妹天
地之大義也人知是義者有幾知是義而信是義者又
有幾吁人皆有夜光明月之珠而不自知不自知者泥

塗砂礫蒙之也不自知者雖明告之曰汝自有此珠也
必掉頭斷斷乎直不信往往繼之以嗤也而自知自信
者少大哉聖言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之義何
愧于天地而歆然自以爲不足當也意動而昏之則亂
亂則放僻邪蕩靡不爲矣宜其斷斷直不信此非告語
之所及也亦非果有甚高甚難之實也人心卽道故曰
道心道心無體動者爲誰至神至明我所自有變化云
爲何動何靜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天地此得以範圍之
萬物此得以發育之其爲歸妹爲天地之大義也何疑
歸妹人之終始嗣續之義也所以明人道之大也說以

動所歸妹也以少女而說之衆人之情也非正大之情也而亦未至爲邪也征凶者柔宜居陰上下二卦皆然二四偶而以九居之三五奇而以六居之位皆不當故征則凶無攸利者柔乘剛也震二柔乘一剛兌一柔乘二剛不順也何以能利歸妹之義大而卦象則凶不可執一論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陰陽之際也永終知敝有偕老之義無垂落色衰而復相棄背之敝也道有淺深義有邪正皆易之變也

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位在下有妹之象娣則不可專行跛能履者難於行之象知此而往則得娣之道故吉征往也以恒者恒久也當以久於娣爲心當有終其身爲娣之心不可有他念也跛能履征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故也是皆易之正道也大抵由道而行則無利心由利心而行則必失乎道謀利者多害不謀利者多利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闕觀利女貞則眇能視爲歸妹之貞婦人所知不出房

闡正也是正惟幽人有之心未始不正意動而亂故失
之意不動則靜靜則幽幽則貞或者往往以所視不廣
爲非聖人於是正之曰未爲變失常道也斯乃婦人之
常也

六二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以須不見應於上六也須待而終不獲反歸以娣
不蒙以敵見禮而退處於娣以六三有當於理者故也

六三不中唯中有得理之象坤文言曰黃中道理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三與上兩陰不應四與初兩陽不應三與四皆有不應
之象三在內卦故爲已歸而須四在外卦故爲未歸而
愆期愆期失時也雖遲其歸終有其時九四所以愆期
不爲苟就有所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
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君女君也儀禮亦云女君之袂何以不如其娣之袂良
帝女不嫁其體貴也又其位在中爲嫡爲女君其體又
尊也尊與貴非執婦道者之所宜也故以不如其娣之
袂取象以明謙恭之義當如月之幾望無敢盈滿則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

虛筐也

歸妹所以承祭祀而上六居外居上故不言婦承筐無實徒有承祭之名而無承祭之實士刲羊無血不能制狼壯之妻也羊有狼壯之象不能制婦不成爲夫故不言夫上與三不應夫婦不協順之象三兌卦爲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

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觀卦之象雷電皆至豐之象也離明震動以明而動故豐故亨以昏而動則反是矣王假之假大孔子曰古之

治天下者必聖人上則天下則地中則大人之聖者爲王王者代天理物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皆王者之所統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周官職方氏盡掌天下極於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才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王者之職乃如此其大也是故王者惟恐其不大故象曰尚大也勿憂其智力不足以給宜如日之中天日無思無爲自無所不照王者德性未始不光明帝堯光宅天下文王光於四方皆無爲而光照天下治無不舉此日中無所不照之旨也然而自夏后

氏以來繼世之君豈能皆聖又豈能皆賢故孔子於此致盈盛之戒恐繼世之君恃廣大之勢多滿盈之患故孔子復發滿盈之義而致戒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天地不能常盈常盛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便知其不能長有而慎之也然豈無保豐持久之道使繼世之王皆不失道皆不昏而能照則歷年何止於八百雖至今可也此天地之造化所以至於今不已也假大詳釋見家人九五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自下而作于下電自上而照于下其用皆至其在治道則爲折獄致刑明以折獄威以致刑君子之于刑獄所不忍也方民困窮未敢致刑也禮樂教化未孚未敢致刑也不得已而刑之猶不敢盡今也世道豐亨家給人足禮行政成教孚化至而猶有故犯君子不得已致之刑不得而宥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他卦兩陰不應兩陽不應此卦初與四皆九兩陽而曰遇其配主者何也不期而會四遇不出於所期兩剛相遇合者彼此皆陽明故也陽明配合雖旬無咎往有嘉

尚然初居下而體剛非居下之常道可旬而不可久十日爲旬象曰過旬災也人若不自覺他日禍忽至謂自外至故曰災四以初爲夷主初以四爲配主皆陽明也以四在上故曰配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草也馬云蔀小也蔀雖豐亦小矣六二之所以爲豐者如斯而已矣人臣言業之小大一視夫君之所以用之者如何日中而見斗則日失其明陰闇之極故見斗也斗在北北亦幽陰之方六五之君不明如此則六二之功業安得豐大六二雖往必得疑疾言見疑於其君也二五兩陰無相應之象使六二有忠信以啓發其君心則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草生水曰沛水生之草尤其不茂人臣事業一視夫人君之如何君明則臣始得展盡所蘊君不明則人臣安得致功業之大故六二之事業已小而九三所事乃上六極闇之君則九三之所謂豐者如沛而已其小有甚於蔀象曰不可大事也沫子夏謂星之小者日中而見

小星則日之失其光明爲甚上六之陰闇爲甚則九三
安得而大有所事不止於往得疑疾而已遂至於折其
右肱左不如右力以明其終不可用不用則無咎用
則有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
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處大臣之位其事豈可如蔀而已殊爲不常也以
六五之君陰幽不明故也若遇其同德之主則往而從
之爲吉也行往也應在初九九陽明夷平也皆陽明故
曰夷主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自二與四觀六五則有陰闇之象然聖人作易取象不
一於六五爻又發其中正之義能招來賢俊而用之則
民被其澤爲有慶民感其德爲有譽吉可知也章賢俊
之稱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民被其澤則爲吉民不
被其澤則雖善不爲吉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閔其無人三歲不覲凶象曰
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閔其無人自藏也

豐其屋自高大也如鳥之翔於天際然蔀其家自藏蔽
其家使其人不得至也闕其戶閔其無人雖三歲之久

乎剛得中則不失乎道止則止而不動禹曰安汝止艮
曰艮止也人之道心未始不止也所麗者明哲則得所
依矣體本柔是以小亨旅處乎外窮而不得志成者往
往多失正惟其得道者不失正夫人情之所以多失正
者以困窮進之苟於趨利也不肯遵道者以爲非利之
所在也而今貞吉明由正者吉失正者不吉然則小人
爲不正也何益哉苟於目前不知禍隨其後也今由正
而行者得中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自足以亨自足以致
吉然則真正者何患乎不獲吉人情於旅多窮悴無聊
安知旅之時義有大矣哉之妙前所謂得中者卽人矣
哉之妙也所謂正者卽大矣哉之妙也所旅於外順
剛麗乎明皆大矣哉人於旅微動於意則有所倚有所
遷失其大矣人心卽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孰動孰靜
孰行孰止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水鑑中之萬象
猶恐大矣哉未足以盡斯義孔子曰言不盡意而或者
忽畧斯卦以爲小末是惡足與言易之道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明無不照又火行山上不留止君子之明慎
於用刑如火之無不照而不留獄如火行之不留止亦
憫旅者困窮犯法而念之凡此皆易之道也易之道顯

於上離下艮之六畫而行於君子之明慎而不留獄此不可止以比擬言之心通內明者知其無所不該無俟乎貫通六十四卦之象聖人姑以導昏者而漸通之不昏者知六十四卦一象也三百八十四爻一事也明者自信昏者自不信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陰柔狹小有瑣瑣之象斯其所以取災歟志窮故也坎惟心亨困而不失其所亨隨物而遷自昏自失不昏者本不失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貞終无尤也

六二得中得旅之道者故即次而安懷資而利又得童僕之貞忠得童僕之心則無所不得矣故曰終无尤也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不中用剛而過自居位得勢者尚不可以免禍而況於旅乎宜其焚次矣在旅而以此與下必喪童僕之貞危厲之道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

得其資斧心未快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則安故六二則安為即次以九居

四則不安爲旅於處爲未得其位旅之道非止於柔弱而已亦有剛斷之道焉九四剛有斧象居弱離明非昏妄者故曰得其資斧然非中非得道者故未能安有不快之心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中正文明之士欲以致文明之業離爲雉文明之象也射之而亡其矢無應之者道不行也六二不應故有此象然六五文明之德終不可掩没人皆服之譽之故雖非所求自有命之者象曰上逮也以上九相比陰陽有相親之象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與九三略相似而上九爲甚焉以剛居上而離火性上炎剛躁爲甚鳥焚其巢旅而以此居上焚巢之道也鳥高翔有自高亢之象其未焚也愚不知其禍至故笑及其焚則號咷矣蓋不知柔順之足以致福免禍而忽畧輕易無故喪之故凶牛有柔順之象其曰終莫之聞也者昏愚雖被禍尤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雖終其身不悟也



巽上巽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豕曰重巽以申命剛

異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小者之道也申命之道也剛為大柔為小君為大臣為小上為大下為小上命之下行之是為申命申命者巽順而行之天下之事徒柔不足以立必有剛焉二五皆剛有剛之象皆巽體皆中正剛巽中正備此眾德非得道不能又重巽卦柔皆順乎剛又道之所當然也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小者固當依乎大往而依乎大人小者當從乎大不往則失小者之義然其往也必中正所見必大人如不中正則為邪矣不見大人則見小人矣非巽之道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相隨而至即君子之申命行事人臣知申命行事而已未必知其為易之道也故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巽為進退況初爻尤有進退未定不決之象利武人之貞教之決也真正也決而不失正易之道也乾九四以疑而無咎此則以疑而不治當疑而不疑非道也不必疑而疑疑之過亦非道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巽體而又居下卦又二爲柔有巽在牀下之象過於巽也史巫以言通誠於神紛若之多巽順之甚發諸言辭其多若此疑其大過不能致吉而此吉無咎者於其過巽而出於中誠不致於大過也天下事皆不可執一論過雖非中就過亦有得中者九二之謂也是謂變易之道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以九居三剛而過中質非巽者巽不出於本心勉強而行之故曰頻巽頻巽則知頻失之矣故吝吝不足也夫其實不能巽至於不得已而後巽頻失頻巽其志亦已窮矣夫豈知本有之性清明無體何者爲我無我無意自知自巽何窮之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以六居四柔順之至況又巽體教之田焉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先王以習武備有剛德之象於以濟六四之不足也曰悔亡尤慮其有悔也第往而田可以獲三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及克庖三曰班其徒御夫人性未始不大中或動於意而過剛或動於意而過柔約其過

彊其所不及去其害性者庶乎復其本中矣曰悔凶所以啓諭之於先曰有功所以誘掖之於後卽堯之所以輔之翼之之意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正得中正之道不偏於剛亦不偏於柔爲貞正必吉悔亦亡無不利者凡此屢言皆所以釋人之疑定其中正之道也人情喜於柔巽不樂於剛德故曰無初然中正之道終必獲吉然亦不可不謹戒庚剛道也先三日而圖其始後三日以圖其終謹之戒之則吉象曰九

五之吉位正中也明夫九五之道允爲正中蓋其居位不可過於柔巽過於柔巽則失柄故曰位正中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非爲暴也自道心而發無作奸作惡無偏無倚自不可巽懦無制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居巽卦之吉爲巽之過故亦曰巽在牀下喪其資則失利喪其斧則無斷制雖其事出於正亦凶象曰上窮也言巽之過也旣喪其資斧矣可以爲正乎凶也未有由正而行而失利而無斷制者也失利無斷足以見

其失正之驗

☰
☰^{兌上}_{兌下}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也得人歡心豈不亨通然利於貞以不正說人者有失壞人心於無窮大致禍於後日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爲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爲剛也其中則剛外則柔以此得人之歡心必不失乎貞正得人之歡心而不失其正者順乎天道應乎人心何則三才一道故也如此說以先民則民咸從之咸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咸死之咸忘其身說之大至於民咸勸於善豈不大哉此說非有術以使之也非違道以干之也由正而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之人倡之而下之人自翕然應之幾於神矣故曰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所敬寡而說者衆得其道故也故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故又不止於民說之又死之不止於死之又勸於善感民之所同有者故無所不通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澤之相附麗卽朋友之相親麗而講習自古朋友之講

習者多矣皆易之兌卦也而知之者有幾知其說者未
足以爲知也心通內明自知自信而後爲知知之者何
獨知朋友講習之卽麗澤也卽六十四卦卽三百八十
四爻卽天地萬物卽日月四時麗澤非彼朋友非此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兌之初莫之適從也泛然和說而已故吉象曰行未疑
者所行未有可疑之迹也

九二孚兌吉悔亾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二五本爲正應而兩陽無相應之象然陽實有誠信之
義故有相孚之象惟相孚而和說則吉悔亾志不相孚
斷無和說之理故象曰信志也言心相信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之正應在上六今不從其正而從其不正來比於
二是說於不正也六三之位亦稍高矣惟賢者宜在高
位而說於不正不當爾也上六初二不必以人言惟以
正不正言陰陽相應兩陰不相應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剛四柔若有立者而不固其正應在初而未應近比
六三諛佞之小人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柔媚故商度所

說去取交戰於曾中而未寧聖人於是勉之曰介然疾惡小人則有喜象曰有慶者言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係焉能不近小人則澤及民矣

九五孚於剝有厲象曰孚於剝位正當也

九五本與九二正應今乃不應九二而親信上六柔媚不正之小人又置之高位故曰孚於剝剝之爲卦小人不正之小人又置之高位故曰孚於剝剝之爲卦小人剝君子又剝喪其國家故謂小人爲剝信小人危厲之道也象曰位正當也者聖人推原所以孚於剝之由由乎以位爲已之位正當其位以位爲樂故人欲熾而邪媚得志也此如水有源則必有流如木有根則必有枝葉實以已處富貴崇高之位未有不親信小人致危亂也黃屋非堯心舜視天下如敝屣禹有天下而不與故君子道用小人退遠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超然一卦之外不應於三有高尚之象宜不爲富貴利達所動然非中無得道之象近比乎九五陰陽有相親之象則亦有引之說之之象引之斯說未爲光明也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孔子戒之以毋爲小人儒知其未光明也及孔子沒乃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曾子光明子夏不光明也

又使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曾子數其罪為第一光明者固如此乎



坎下巽上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

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散也離也其象則風行水上其卦變則本以九四之剛來為九二而成坎故曰剛來六二之柔往為六四而成巽故曰柔得位乎外一剛一柔皆有亨之象剛來得中故不陷於坎險故曰不窮不窮者亨之道窮則非道矣柔得位順承九五陰陽相親有上同之象故曰上同

上同者亨之道也不和同則離散非道矣大抵得乎道者無所往而不亨失乎道者無所往而能亨假大也惟王者大其有廟之道廟必有尊也必有親也慈愛恭敬之心也慈愛恭敬人心之所同有也上者行其恭敬慈愛之心於上舉而措之天下則舉天下慈愛恭敬之心無不觀感於下是為大其有廟之道夫人心之所以離散者由其上無慈愛恭敬之心是以下亦無慈愛恭敬之心而為離也有王者作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必可以中天下而定四海之民也故曰王乃在中明非王者則不能宅中也王者即此有廟之道而推之可以涉大川

濟大險曰乘木有功者取象乘木惟以明濟險有道而巳濟險之道非他也大其有廟之道而巳大其有廟之道非他也卽慈愛恭敬之心乃人之本心乃天下同然之心此心卽道心道心者無所不通之心以之脩身則身脩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以之濟大險則無所不濟此心人之所自有人所自存而有昏有明有濟有不濟者何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意動則昏不動乎意則道心無体自明自神自正自中自無所不通自無所不濟不學而能是謂良能不慮而知是謂良知此假有廟之道也此乘木之道也彼謂假有廟自有一道乘木自有一道者何以能感動天下同然之心何以能使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非智術之所能致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渙散之象享帝立廟卽王假有廟之道於卦彖巳詳釋其義此則其事也恭敬慈愛之心必達於事則爲享帝爲立廟此始舉二事以發其端爾非謂止此二事足以定天下之渙散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凡慈愛恭敬有一失焉卽失人心王心之誠愛誠敬雖巳自足達之深入乎民之心又著

楊氏易傳 卷之十八 十三
之於禮樂政事聲名文物則觀感亦深動化益敏夫所以合天下離散之心者在此而已而或者求諸權術良可鄙笑其有以力假仁僅足小濟岌岌危懼禍亂繼作安得不去彼取此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時方離散不可出而仕也拯壯馬而亟遯則吉矣象曰初六之吉順也者以初六未得位又渙散之始難未成則早遯爲順爲宜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渙散之時而九二稍得位出非其時也渙離其所而奔

楊氏易傳卷之十九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著

明後學廬陵劉日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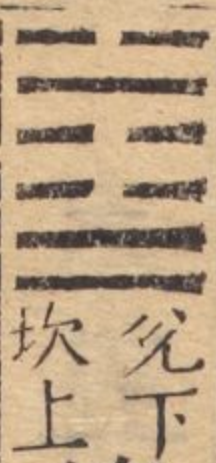
校

豫章陳道亨

漳浦林汝詔

全校

豫章饒伸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

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

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止也止其過也節之止異乎艮之止止雖不同而其

道同天下無二道也內以節已外以節物凡天下之有
所謂節止也觀節卦象有亨之道焉三剛三柔中分而
不偏節制爲剛柔不偏不偏則人心和而可行爲亨矣
二五皆剛而得中亦制節不過之象也亦亨之象苟苦
節而過之則人將不堪將不行苦節非其道也不可以
爲貞其過窮則不通制節非人之所樂也聖人以爲行
險人心易縱旣縱則難于節節之是拂其所欲拂人之
所欲大難故必和說以行之又必當位其勢可以行又
中而一無所偏倚正而不入于邪則人心說誠服通行
而無阻斯備節之道兌說也坎險也九五當位中正也
不和說則人心不從不居勢人亦不從不得中正之道
人心不服天地亦有節夏暑之極秋節之冬寒之極春
節之故四時成爲國則節以度制有制度則財不妄用
不妄用則不橫歛害民言天地似無與乎人而聖人必
並言之何也人道卽天地之道節以制度卽四時寒暑
暄涼之宜聖人以此開萬世之明其曰不無小異焉者
不惟不知天地亦不知人實不識節以制度天下無二
道一通則無所不通一有不通則皆不通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水節乎澤中而不潰故聖人於是又發品節

之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凡此類度也不可亂也孔子與下大夫言侃侃與上大夫言誾誾升堂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則遲顏色怡怡如也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凡此皆德行之品節而不可亂者也自此心光明者行之則與下大夫言自侃侃與上大夫言自誾誾升堂自屏息出降自怡怡去父母之國自遲遲去他國自速無俟乎議也自此心未通與雖通而未大通未極其光明而行之苟無議焉不保其無差也未至於大聖皆不可不議雖議而非外也皆吾心之所安也皆吾心之所自有也是故聖人以五禮防萬民之僞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人心之誠敬也自外者非德行也僞者非德行也德者直心而出之非由外鑠我也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不出戶庭知止節也九二奇爻阻其前戶庭有阻夫有阻之則不當出不出則無咎然出處之道一也當出斯出當處斯處顧其時如何耳故曰知通塞也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之前無阻也異乎初九矣六三耦爻有門象無阻之者而九二猶止節而不出則爲失時之凶然則苦節

固塞亦非道之所貴孔子疾固其此類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浮外縱而過非能節者不節則雖快於須臾即有

嗟苦之憂曰無咎者不可咎他人乃其自取也使象解

非聖人作則學者必謂無咎為誰咎然則讀古書者安

可不通其道而執其末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柔上道也

六與四純陰有安象居近君之位尤當明於上下之分

王位居体安止無越則亨斯乃承上之道也

九五其節吉往有尚象曰其節之吉居位中也

五得中道故制節不至於過故曰其節則吉則可以往

而有可嘉尚也言往必利必嘉也象曰居位中者言九

五位乎上卦之中故有得中之象亦犹艮彖言上下敵

應不相與者亦言其象耳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卦之極節之極苦節而不中雖貞正亦凶能悔則亡

言悔而改則此凶可亡也此悔亡犹六三之無咎聖人

之言及此亦以破後學執固守信之蔽言上六道之窮

者也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内而

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內也孚誠也其中心誠信也觀卦之象三四陰爻在中爲柔在內夫何取乎柔也人心非氣血無體狀至虛至柔雖有作用視聽言動其實無我我意猶無安得有偽是謂中孚豈不甚柔而又曰剛得中何也二五皆剛皆中天下之至剛生於天下之至柔惟空洞無我無我爲至柔故外物不得而移富貴不得而淫貧賤不得而移威武不得而屈使已私微立則外物舉得而轉移之安得剛至剛至虛至虛至實無我無雜純一誠實中者無所倚無所偏惟意不作故無倚無偏惟意不作故無偽無詐無偏無倚必誠必偽皆主於意意起則必倚不倚乎此必倚乎彼曰柔曰剛曰中足以發明中孚之實也而又曰說而巽者又何也所以備言中孚之道也卦象兌巽爲說而巽中孚無我和說自生自柔巽不忤苟微立已意於其間則必有不和說不巽者矣如此備言則中孚之全明白無虧中孚之用邦民自化此豈五霸之權術漢道之雜霸哉一於誠而已矣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豚魚猶信之豈雜以權術者之所能哉豈較詿揣度之所爲哉純然一誠靡輟無間無雜故能及之能信

及豚魚則可以濟大險矣乘木舟虛卽柔在內之道也
惟虛故柔惟虛故無所忤卽說而巽之道也惟虛故不
可移奪惟虛故不動乎意而不倚卽剛得中之道天之
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信足以得人心而未必
出於真正者亦有之未足以盡中孚之道旣信旣正則
人欲盡釋乃應乎天卽豚魚之吉也卽舟虛之道也卽
柔卽剛卽中卽說巽而聖人屢言之不憚煩何也何特
舉此易之書皆此一言也舉五經皆此一言也天下安
得有二道聖人安得有二言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水波雖興而水之大体不動君子憫獄囚
將死惻然動心誠心求之誠心諫之惟詳惟審謂之動
心可也然此動心乃道心之變化雖動而實未嘗動孔
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
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惑者惟覩其動心不知其實不動
訊群吏訊萬民如此其詳矣而又有諫親諫賢諫能諫
貴諫勸諫賓之法又王命王公參聽文王又三省之然
後制刑而君子於此猶惻念無已易曰變化云爲變化
不動之動無爲之爲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中孚之心人皆有之而民之顛倒詐妄至於不可勝窮者非其惡驟至於此也其發也有端生於因物有遷而已有他者遷化有他者意動也意不動則純誠純白百年如一日也虞吉者恐懼之異稱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者終其身此之謂虞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敬者虞之謂也禹曰安汝止卽虞也虞未作於思慮也使作於思慮則有他矣則不燕安矣則動則不止矣則變矣變則漸入于詐老子亦曰我獨怕兮其未兆未兆者意未作未有他之時也而老子曰獨怕云者出戰兢兢恐懼而非思慮也故象曰志未變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在下卦有在陰之象兌爲口舌有鳴鶴之象居中有由中而發之象聖人作易雖觀象亦取其大旨爾非拘拘謗謗者鶴鳴于陰而子和之者誠之所感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者君臣一心一德之言也亦猶鶴鳴而子和象曰中心願也此足以明中孚之道矣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慎者慎其中孚之主不可動乎意而失之也何思何慮自誠自一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六三之近而相得者六四爾而陰不相得故曰得敵而六三或鼓而進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喜心之不誠故進退悲喜不常至於此三之位稍高矣惟賢者宜在高位居是位者不當爾也六三失中六柔而退三剛而進進退靜躁不常其象則然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六四居大臣之位月陰類幾於望不敢盈也如馬匹其匹絕其朋類之私惟上而事君則誠心著達君臣交孚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陽實有孚信之象近惟六四陰陽有相得之象故曰有孚攣如無咎者君臣和而不乖違也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言近君之位其君臣相孚正當爾也不然則何以爲君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巽爲雞雞爲翰音上九巽卦之上有翰音登于天之象

夫雞振羽而飛不過尋丈今乃過其常登于天言其飛之大高也斯乃不由乎中孚疆力而上雖真正亦凶何則疆過其力何可長也必墜無疑矣斯可以為疆矯過力之戒

三三長下 三三虛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

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陽為大陰為小四陰盛而得位故小者力盛而過足以亨也力過而亨未為失道過而不正斯失道矣是故利於真正過而真正與時行也正者之過不以已私隨時而行非人欲也二五雖得中道柔体小可以小事而已剛体大二剛失位又失中道故不可大事事之夫者必剛者而後能為之筮者雖一人而一卦之象非止於一人也人豈獨立必有與也是故是卦有柔者又有剛者有得中道者又有不得中道者六畫有飛鳥之象鳥飛已過遺音在空過之象也不宜上宜下大吉鳥飛上則逆下則順也人情事理猶是也上則逆下則順也上則犯分忤物下則不犯不忤聖人所以諄諄及此良以人

情好進而思退好高而惡卑而天道不然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盈者虧之謙者益之人之天性卽天道動於意則爲人欲動不以意是謂道心道无体无我寂然不動而变化无方如水鑑之象象有升降往來而水鑑无升降往來如天地陰陽之氣有升降上下而道无升降上下至動而常靜至變而常一人皆有是道心皆有是變化而自不知而惟執浮動之意以爲己私所以率好進惡退好高惡卑好動惡靜其間雖有知靜之爲善者欲靜而又自不能也不欲則未始不知則亦無所不知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此言過失之小者又異乎卦辭與彖所言所以通於他彖也能通則無所不通矣能通則六十四卦皆小過之卦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有飛鳥之象而初六在下而用之有高舉上進之意凶之道也夫人心旣已放逸而有勇進之志矣今知其凶而過之曰不可又曰如何也所以問之甚之之辭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

君臣不可過也

祖者始初六有祖之象故六二有過其祖之象祖不可過也其德或可過之其事業或可過之而非孫之所當言自他人則可言如是而過其祖何咎六二以陰柔內居卦之中有妣之象故曰遇其妣遇其妣則不過固無咎五君象在上二固不及也二臣象而其臣何咎此言天下事變不一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臣則斷不可以過其君雖德亦不可以言過之曰過之徃徃遭禍人君操生殺之柄一國之所尊也苟曰過之大禍之招也尊尊貴貴天下之達道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三下卦之上而以九居之重剛不中弗過防之則將有從而戕之者矣凶之道也象曰凶如何也蓋戒之使過防防慎不嫌於過曰凶又曰如何也亦深戒之辭也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徃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徃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之時六五柔在上九四乃以陽剛居人臣之位疑其過而爲咎也而九四應於初其志乃在下故無咎其過而犯分其與六五非本應乃若適相遇然雖不敢深自遠嫌大臣之位當任國事不當爾也而小過之時柔

者得位而過九四又以陽体居當位疑過疑犯非所宜
往則危厲必戒乃可勿有所用未守貞正無至愆違象
曰終不可長也言終不可久處斯位象當退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
已上也

九四以六五為君象而六五本爻又自取大臣之象易
取象不可執一六五陰為臣為小而居位甚尊有公之
象公大臣也雲升而不為雨者陰陽和則雨今陽氣已
上未與陰和故密雲惟在西郊而已西陰方臣象也象
與小畜同此六五無應故也密雲不雨大臣竭誠事上
而君心猶未應君臣之心未通協則大臣僅可以小事
弋取在穴小事之象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
亢也

居卦之上不中有過之象過則弗遇矣如鳥飛而離其
所有大過之凶是謂災眚蓋曰此正所謂凶也天降之
災不可避也雖然自戢而已亢故也不亢則何災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
也

既盡也既濟無所不濟曰亨小者及其小也小者亨則
餘皆亨可知矣其曰利貞者何也初三五皆奇剛純而
無雜二四上皆耦柔純而無雜又九五當位于上六二
當位乎下餘剛柔咸當位正當如此非貞正乎貞正如
此非利乎其所以初吉者柔順得中中道也六二之象
也其終亂者水遇坎則止而不進其象則人情狃于既
濟怠止而荒故亂也能慎終如始無怠無荒常如欲濟
之初則何由而亂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陰陽之氣交而和既濟之象也泰之天地交

亦如之孔子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思患豫
防之道也如此則無終亂之患此易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濟而未離乎下有曳輪濡尾不輕進不欲速之象欲
速有不達之理然大勢已濟異乎濡首而方入於險者
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茀者婦車之蔽婦喪其茀則無得而行二五正應九三
阻二之前故有喪茀之象天下事不得其行者有其過
在已亦有其患在外今六二之不得行乃其患在外非

已之罪也非已之罪者無所致其力焉一聽其如何久之當自定故曰無逐七日得七日一卦之變歷六爻而至於七則得之矣蓋得中道者無有不利不得於今日必得於他日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高宗既濟之主也鬼方幽遠之國也既濟之世大業已就其有幽遠之國猶未從則益脩文德以來之可也今乃伐之雖以既濟之勢高宗之賢三年而後克之則亦憊矣武夫勇士安能一一皆賢或因小人成功則惟當厚賞之不可用也用小人他日必致禍三爻有三年之象離為戈兵離上九亦言出征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子夏作繻即襦字內則言孺子之禮衣不帛襦說文云襦短衣也茹衣破敗如茹也易曰拔茅連茹誠有零落之狀孺子之衣易於破敗故必終日戒視或可以免大抵四爻以離內卦變為外卦故多變乾九四云乾道乃車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謂群陰已至否九四有命無咎疇離皆有變濟至於四誠患生之懼人心既安則易於怠忽誠有所疑疑其衰敗之至也襦易作繻或改

夏本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言陽位殺牛盛禮九五之象也西鄰陰位禴祭薄禮六二之象也既濟盛極則衰至君子當思患豫防持

盈以虛保益以損六四已有終日之戒矣而况於五乎西鄰之時守以損約故終受福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不能豫防於早至一卦之極猶陰闇而不悟至濡其首危厲矣何可久也言其行沒溺矣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

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觀卦之象六五柔得中有亨之道焉柔順得道亦可以亨然柔亦有柔弱疑懦之象狐好疑小其弱者汔濟微

濟也疑或不决欲往復疑故未出于難中六五猶為上九奇畫所制故有未出中之象亦有濡其尾無攸利不

續終之象雖剛不當位柔亦然而剛柔皆相應人心和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陰陽之氣不交和故爲未濟惟治斯濟惟不治不濟辨物居方亦所以治也各當其所而不亂是爲治惟治辨而後可以言和同有禮而後可以言樂未有淆亂而能致人心之和者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卦言小狐汔濟而濡其尾則爲害猶小今初六不言汔濟而曰濡其尾是濡其首及身以至於尾故象曰亦不知極也而爻止曰吝何也聖人推明其患本於文過自是不受人言故其禍至於此極也文過曰吝初六以陰柔居下當未濟之時自以爲能濟而冒昧以往其凶甚明不待言而明必其文過遂非耻於中改觀其或濟故終至於濡尾象言昏愚大甚爲不知之極遯初亦曰尾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其輪未濟也勢未可濟不敢欲速易之道也真正之道也不出於真正以怠而不濟以私意而不濟則凶道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九二之曳輪雖無過亦無不及中以行正與時偕行故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其才柔弱其時未可彊欲往焉凶之道也此論事

楊氏易傳 卷之十九 十一
之常者若夫已在大險之中則又以速濟爲利不可以
一槩論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若其當事非險則斷不
可往所處之位不當征往也言位者明其位在此不可
出位而往也三陽體有動意居坎卦之上有涉大川之
象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
悔亡志行也

九爲陽爲君子爲正四卦之變乾卦至九四乃單泰卦
至四爻而否來小人翩翩而來則此卦可以動而濟矣
况此六五陰陽有相得之象大國命我以伐鬼方志可
行也而四有遲疑退悔之象故釋之曰悔亡言所悔者
亡也四應初初六有陰遠鬼方之象坎水趨下不應乎
上故大國命伐之猶必三年者事有未可遽濟不可急
也與旣濟之九三異矣旣濟九三旣濟而不知止故三
年爲憊未濟之九四伐此乃濟故三年有賞于大國曰
用曰賞是之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得中中卽正卽道故詳明道濟天下之象夫人心
所以咸服者以其正故也正故吉雖小疵亦無故無悔
道心發用寂然不動雖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萬理洞

楊氏易傳
見如日月之光雖無心而畢照天下豈一無所用其心力哉禹治水征苗而孟子曰禹行其所無事禹告舜以安汝止豈禹不有諸心而姑爲空言哉道心本靜止安而勿動乎意則本靜本明萬事自理此大中至正之道失之則凶則悔君子不動乎意而人咸孚信心服暉者光之散孚猶暉也大哉聖言惟自明道心者乃自信其道心不明者斷斷不信以爲必思必爲乃濟吁可憫哉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者獲濟而樂也未濟之極必可以濟孚必也信也消息盈虛天道也必濟而無咎若又居樂而忘憂縱肆至於濡首則又信其必失之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言其太甚也獲濟而樂未爲失道也樂而縱則失道矣失道則無所不失夫未濟消之極必息則曰有孚于飲酒足矣何又慮他日旣濟之後而不知敬戒而復失之何其贅也此亦猶否之九五方休否而又有其亡其亡之戒人心易放故聖人諄告六十四卦終于未濟于以明事變之無窮何止於六十四而止也

楊氏易傳卷之二十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著

明後學廬陵劉日升

校

豫章陳道亨

漳浦林汝詔

全校

豫章饒伸

今人言易者必本於乾坤陋矣但見周易之書不見連山歸藏之書故必首乾次坤不知連山首艮重艮故曰連山歸藏首坤故曰乾坤之義連山夏后氏之易歸藏商人之易至矣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

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三方皆易也三才之變非一實一或雜焉或純焉純焉其名乾坤雜焉其名震坎艮巽離兌皆是物也一物而八名也初無大小優劣之間也形則有大小道無大小德則有優劣道無優劣或首艮或首坤明乎八卦之皆易也易道則變而為八其變雖八其道實一曰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易卦諸彖言大矣哉者十二卦而已豫遯姤旅言時彖隨言隨時之彖豈他卦皆無時彖哉豈他卦之時彖皆不大哉坎睽蹇言時用豈他卦皆無時用哉豈他卦之時用皆不大哉頤大過解革言時豈他卦皆非時哉豈他卦之時皆不大哉六十四卦皆時也皆有彖也皆有有用也皆大也大矣哉蓋歎其道之大有言不能盡之意事無大小無非易道之妙聖人偶於此十二卦偶發其數非此十二卦與他卦特異也使每卦而言則不勝其言愚者執其言智者通其意豈特六十四卦皆可稱大矣哉雖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可稱大矣哉聖人於豫隨遯姤旅則猶有彖之可言於坎睽蹇則猶有用之可言至於頤大過解革則既不曰彖又不曰用止曰時而已夫何以曰大矣哉於戲此正明以天地無一物一事一時之非易學者溺於思慮必求其彖聖人於頤大過解革盡

捐彖用止言其時而歎之曰大矣哉使學者無所求索
不容鉤深卽時而悟大哉之妙則事理一貫精粗一体
孔子何思何慮文王不識不知信矣需有孚光亨貞吉
言需得其道必得所需需待也彼此相孚則應矣所需
待多動乎意非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
不照此之謂道如此人咸信之故曰孚如此則得所需
矣亨矣得所需亨通或放逸失正故又曰貞乃吉孚與
光與正本非三事以三言發明道心一動乎意則不孚
不光不正謂之人心故舜曰人心惟危明其卽入於邪
入於凶禍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心而往卽易
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難遇萬變者
轉易是之謂方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彖
非于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
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習者勉彊本有者奚俟乎習此雖人道卽地
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
不照不光明者也必入於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必昏
必不利六三含章可貞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
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惑

而

者徃徃於是疑其爲小故聖人特發之曰智光大也道一而已初無小大六四括囊無咎無譽亦此道也方時閉塞象當括囊而謹易道之見於坤見於謹者也二言坤道之正五言坤道之盛他卦之五多明一象至于坤明臣道也故五止言臣位之極盛黃者中之象言乎其得中道也故曰通理言理以明中非中自中理自理也裳者下服言乎正人臣之位居人臣之體也故曰正位居體明乎得道者必守常分而不犯此非設飾者所能由中而發於文爲故曰元吉文在中也言乎文非外飾乃自中誠而著也伊周之事人咸信之不疑其爲非信其識也王莽設飾故卒罹大禍初之履霜謹微之道也上之龍戰道之窮也皆易之道而有昏明邪正之辨也坤之用六卽乾之用九九六不同而用同乾造始坤代終始終不同而其大則同故曰以大終也至哉之坤卽大哉之乾也名分不同而道同也爲妻爲臣而失道則不永則不貞得其道者必永必貞二三四五皆能用六惟上六不能用六反爲六所用爲形體所使爲勢位所動故曰初亦不能用六故爲霜爲冰爲不善之積能辨之於早則能用之矣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小畜以臣畜君之道也畜有

養彖有止彖以下畜上非勢之順者而有道焉非柔則不敬不順非得位則不可以有所行豈有居下位而可以行畜之事者乎柔雖得位使人心不悅雖悅而不至於上下皆悅而應之亦不能以畜君天下事未有人心不悅而能行者而况於畜君乎故必上下之心咸應之乃可其德健則力足以行其事而無困憚不繼之患巽則順入乎君心剛則物莫能變中則不偏不倚剛中而言足以發明道心之本人臣能健能巽而中無其本亦不能致亨健矣巽矣剛矣中矣或所畜之君雖畧相應而諫不盡行言不盡聽則臣亦不可謂得行其志亦不能亨於戲物情事理如上所序節節如此曲折如此乃易之道也惟柔得位以明六四之象衆陽咸應有上下應之象下乾健象上巽巽象剛中二五之象四五剛柔相得有志行之象非象自象道自道也此正易道之見於小畜六畫者然也象著其彖豕發其彖柔也得位也上下應也健也巽也剛也中也志行也非每事而致其力也合是數者以發明易小畜之道得易道全者自能當小畜之時盡小畜之彖自與此豕辭無不合也有一不合必於道有虧焉齊景公悅晏子之對作君臣相悅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亦小畜之小

亨也何者晏子猶未有剛中之大本故也易者天下之
大道聖人之大道雖甚賢者未能盡也雖高明之士已
得大本而物情事理委曲萬變徃徃踈畧不能皆盡孔
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明知夫易
者大聖人之事應變無窮之道晚年成德乃可學也少
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
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
其爲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
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于中徃徃一二十年及承教于
象山陸先生聞舉扇訟之是非忽覺其心乃如此清明
虛靈妙用之應無不可者及後居姚氏喪哀慟切痛不
可云喻旣久畧省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
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
思無爲之妙益信吾心有此神用妙用其哀苦至於如
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又曰變化云爲不獨其有
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心益信人皆與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顧人不自知不自信爾子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

而通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至哉聖言豈訓詁之所
能解既曰書不盡言矣又曰繫辭以盡言既曰言不盡
意矣又曰立象以盡意於乎至哉似矛盾而非矛盾也
似異而實同也聖人之言意豈盡不盡之所可言言盡
亦可言不盡亦可云不盡者聖人之實言云盡者亦聖
人之實言此唯智者足以知其解者始信天下何思何
慮始信孔子無隱於二三子始信六十四卦卦卦齊一
始信三百八十四爻爻爻不昧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
亨利貞聖人既於乾言之又於坤言之又於屯言之聖
人於此謂學者可以意通之矣故自蒙而下或言其一
或言其二或言其三至隨之全言之臨又言之無妄單
又言之亦偶於此數卦而復言非此卦之特異也亦恐
學者執乾坤屯之卦異餘卦故復於此言之以破其疑
於坤曰牝馬之貞者于以明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柔
順動行之道也剛上在陽無爲而佚君之道也柔陰在
于有爲而勞臣之道也君臣之分不同而道則同也在
君則剛則佚在臣則柔則勞一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
也無二貞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使牝馬之
貞果劣於乾則屯不言牝馬又其失實者猶多而况於
下焉者乎易大傳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其嘗謂大傳非聖人作於是
乎益驗此一章乃不知道者推測聖人意其如此甚矣
夫道之不明也久矣未有一人知大傳之非者惟子曰
下乃聖人之言餘則非何以明此章之非舜曰道心明
此心之即道動乎意則失天性而為人心孔子曰心之
精神是謂聖禹曰安汝止正明人心本寂然不動動靜
云為乃此心之神用如明鑑照物大小遠近參錯畢見
而非為也非動也天象地法鳥獸之文地之宜與凡在
身及在物皆在乎此心光明之中非如此一章辭氣之
勞也此可與知道者語未知道者必不信

楊氏易傳卷之二十終

大易象數鉤深二十

有象斯有象動則

五居下位此其有日月也鑑乎物大小遠近參錯畢凡
而非為也非動也夫象地法為象之之地之宜與凡在

勞也此何其映蘆香暗未映蘆香必不計一草辭氣之

切

